

合作學習將經常出現在二十一世紀的教育現場之中。任何不會使用合作學習，或只會用嘴巴告訴學生「你們要協同合作」的老師，可能都會被認為是專業能力不完整的。……（Johnson & Johnson, 2010, p. 201）

壹、前言

合作學習源自於古老的教學技術，至少可追溯自傳統學徒制度的師兄弟或同儕之互學互教過程。其在當代的蓬勃發展，主要開始自1970年代，奠基於Dewey的教育哲學、Lewin與Thelen的社會心理學、Piaget與Vygotsky的建構主義，以及社會學（特別是expectation states theory）等理論，教學成效已獲得無數實證研究的支持，至今已被歸類為具有「高度效果量」（effect size）的教學方法，亦即「具有高度可能性可以提升所有年級之所有學生在所有學科領域的學業成就」（Marzano, Pickering, & Pollock, 2001, p. 7）。

合作學習最常見的定義，乃意指教師將學生組織成小組，讓他們一起合作來幫助彼此學習課業的內容。然而，合作學習的多元發展與研究結果，已不再只是一種單一的教學專業，它包含多樣的實施方法、多種促發學生互動學習的策略、數個可以選擇交互運用的基本要素，以及必須因應情境差異與學生特質而調整的教學設計，許多沒有經過適當培訓與實踐指導的

教師，很容易對合作學習產生誤解，進而在嘗試實施合作學習時產生教學挫敗感。例如：最常見的誤解就是將合作學習視為一套簡單而固定的教學程序，認為合作學習就是先將學生S型分組，並將任務分工成組長、記錄員、報告員與觀察員等，教師在上課時安排一些任務或討論活動，讓學生進行組內合作與組間競爭，接著進行小組搶答或上臺發表，最後再給予答對的小組加分表揚。

沒有真正了解合作學習意涵的教師，在僵化地使用上述教學流程之後，通常會發現學生討論時不是聲音過於吵雜，就是有人無所事事或聊天，只有能力強的學生在主導，而分工的結果只造成學生專注於自己所被分配到的任務，沒有真正的對話或互學，組間競爭的結果只造成學生相互計較，加分表揚的結果只造成學生為分數而學習。更由於教師缺乏真正的了解，所以在面對這些教學問題時，通常也不知道如何因應解決，最後終會在嘗試後退卻下來，甚至否定合作學習的價值。

就如同Schniedewind（2004, pp. 47-48）所指出的：

合作學習是一種效能強大的學習取向，因為它不只是一種有效的教育學方法，而且也是一種極具吸引力的哲學與世界觀。……這種取向除了反映其自身內在的合作價值之外，也反映出民主制度、權力共享、參與式決定與尊

重差異，以及對共同福祉的努力。

合作學習的真正意義已超越了單純的教學方法，它代表著一種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取向，對學生二十一世紀關鍵能力與品格的培養，對教師專業發展形式與學校組織文化的再造，以及對民主制度、社會正義與尊重差異等更廣大目標之追求。本文將聚焦於合作學習的專業發展，析論合作學習共同備課、觀課與議課的方法，期能幫助更多教師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專業教師。

貳、合作學校的教學專業發展與實踐

正如同Johnson、Johnson與Holubec（1992）所指出的：

學校必須從一種大量製造競爭性或個人性的組織結構，轉變成一種「高能力表現」的合作性團隊組織，這種新形式的組織結構就是眾人熟知的「合作學校」（p. 12:2）。

約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已有不少文獻探討合作學習教師專業發展形式與學校組織文化再造的議題，Johnson與Johnson（1994）將這樣的學校稱為「合作學校」（cooperative school），Graves（1992）則

稱之為「合作學習共同體」（cooperative learning community），它是「一種更怡人且鼓舞人心的教師與學生工作環境，教師可以預期獲得同儕的支持與協助來實施新的教學策略，並且與他們一起協同合作來發展教學方法與課程」（p. 62）。

Johnson與Johnson指出，合作學校的組織包含三個層次的合作關係，亦即教室內的合作學習、教師的團隊合作，以及學區行政團隊的合作。其教學專業發展則包括下列原則（Graves, 1992; Johnson & Johnson, 1994; Stevens & Slavin, 1995）：

一、教師應在教室內實施合作學習，妥善規劃與運用正向互賴、個別與團隊績效責任、助長式互動、教導人際與小組互動技巧，以及團體歷程等要素，讓學生在真正的合作學習過程中，幫助自己與同儕獲得最佳的學習。

二、學校教師應組成合作學習社群，藉由經常性的專業對話討論合作學習，共同計畫、準備及評鑑用於實施合作學習的課程材料，以及共同教導、觀察與分析彼此合作設計的課室教學等，來增加教師使用合作學習的專業能力。

三、學區應建立合作學習專業團隊，整合學區行政人員與合作學習專家的協同合作力量，來支持教室的合作學習與教師的合作學習社群，並協助解決合作學校推動過程所遭遇的問題。

四、應提供教師社群高品質的合作學習專業培訓，最好的方式就是讓教師培訓過程中有體驗合作學習的機會；此外，